



一触即发

钟汉良主演的年度最热谍战剧小说，一刀不剪、原汁原味的精彩剧情！

下



勘破层层悬疑，每一步都让人胆战心惊；
重温全球疑案，纵览世界谜题，每一篇都让你拍案叫绝。
最明察秋毫的探察，带给你无可比拟的全新悬疑体验。

张勇◆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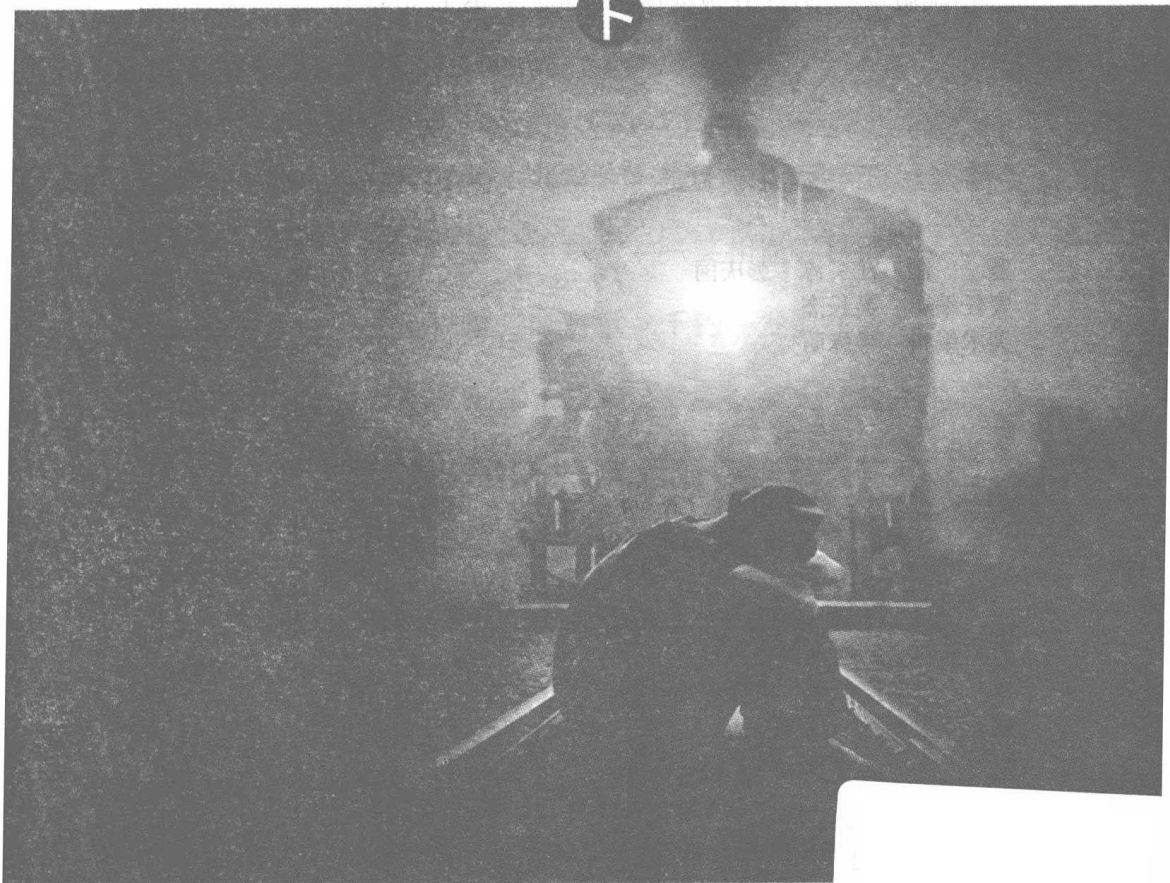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一触即发

钟汉良主演的年度最热谍战剧小说，一刀不剪、原汁原味的精彩剧情！

下



勘破层层悬疑，每一步都让人胆战心惊；
重温全球疑案，纵览世界谜题，每一篇都让你拍案叫绝。
最明察秋毫的探索，带给你无可比拟的全新悬疑体验

张勇◆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触即发 / 张勇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0.1
(2013.5 重印)

ISBN 978-7-219-06767-3

I. 一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3092 号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责任编辑 吴长杰
美术编辑 梁殊萌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690mm×960mm 1/16
印 张 30
字 数 28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5 月 第 2 版
印 次 2013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767-3/I·1228
定 价 59.80 元 (上、下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- 001 / 第十九章 梅花一夜漏春工
015 / 第二十章 一笑相逢哪易得
029 / 第二十一章 千钧一发箭在弦
042 / 第二十二章 截断众流大气魄
060 / 第二十三章 恶氛弥天血火焚
072 / 第二十四章 风雨未肯收余寒
086 / 第二十五章 退步原来是向前
102 / 第二十六章 白云可杀不可留
118 / 第二十七章 踏破冰火九重天

131 / 第二十八章 间不容发生死际

141 / 第二十九章 欲披荒草访疑尘

154 / 第三十章 同生共死亲兄弟

168 / 第三十一章 游鱼见食不见钩

181 / 第三十二章 醇酒美人鸳鸯剑

192 / 第三十三章 假作真时真亦假

206 / 第三十四章 反客为主深造次

220 / 第三十五章 一举锄奸雁归行

第十九章 梅花一夜漏春工

自杀是需要血性的。不仅需要血性，还需要勇气。

韩正齐就是靠自己军人的血性和男人的勇气扣响了扳机。

他的身体绷得笔直，神经拉伸成一根即将断裂的钢丝，胸口裹挟着一团快要熄灭的热气。不过，他还活着。子弹并没有射穿他的头。他记得，来之前他检查过弹夹，弹夹里有子弹。

阿初冷漠地看着他，轻轻吐出一句话：“还有勇气开第二枪吗？”

韩正齐面色苍白，抽紧了心。为了男人最起码的尊严，他必须开第二枪。可是，他手臂酸软，额头上渗出汗珠，他预感自己无能为力了。他再鼓不起自杀的勇气。

眼前一片漆黑。漆黑的世界里，他看到自己的魂魄孤独地徘徊在荒郊野外。他看见自己一身湿漉漉的全是血。他看见自己把枪口对准阿初，阿初的脸又变成了真的徐玉真。徐玉真盯着他的眼睛，眼神空洞，是死人的目光。

自己真该下地狱。韩正齐发现自己真正精神痛苦的根源，来自对徐玉真的单恋。只需要手指轻轻一扣，自己就可以解脱了，他已经闻到了泥土的香味。

他开了第二枪，枪声响了，他应声倒下。

刘阿四和陆良晨打开了茶室的门，阿初举手示意他们在门外等候，韩正齐虽然机械地应声倒下，虽然他的太阳穴疼得厉害，但是，他明显感觉到，自己依然活着。

这是一枚空心弹。

“我原谅你了。”阿初平静地说，“我并不想用这两枪来羞辱你，我要你知道，从前所有的罪孽，你已经偿还了。你的生命经历了一次轮回。你有两次机会杀死我，你放弃了。你放弃了生命，承担了罪责，挽回了信誉。”阿初主动向韩正齐伸出手去，“我希望，我们的合作能够继续下去。再没有任何阻力，我需要你！社团需要你！”

这是一种姿态。韩正齐感到惊异，又对阿初的宽容产生了敬意。他心情复杂地握住了阿初的手。两个人同时站到了阳光下。

“你枪里的弹夹，我已经叫你身边的人替你换过了。”阿初从衣兜里掏出装满子弹的弹夹，扔到茶几上，“韩禹在国际大饭店三楼306室，他被人注射了麻醉药，估计现在还没醒，你立即送他去医院，应该没有生命危险。这是306室的钥匙。”阿初把钥匙扔到韩正齐的手上。

韩正齐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到阿初的可怕和冷酷。

“先生，谢谢。”韩正齐揣了钥匙，飞奔而去。

阿初也走出茶室，他听见门外汽车声和警笛声，嘈杂的脚步声。韩正齐带着他的手下去国际大饭店了。陆良晨给阿初披上外套，夏跃春的车子开到他面前。

“你怎么没走？”阿初问。

夏跃春笑笑说：“等你啊。”

“等我？算了吧。你是怕我把韩正齐给做了吧？”阿初说，“现在放心了。”

“上车说，上车说。”汤少礼在车里面嚷嚷。

阿初回头吩咐陆良晨：“你们先回去吧，我直接去白玫瑰舞厅。”说完，他上了夏跃春的车。

“先生，您需要的东西。”陆良晨贴着车窗，递给阿初一个大信封。

车开走了，阿初打开信封，里面是私家侦探偷拍的一系列阿次的相片。一张杨慕次的军装照印入阿初的眼帘。

“你弟弟很帅。”夏跃春斜睨了一眼。

“帅什么帅，又不是没见过，跟他一个德行。”汤少礼很不屑。

“我什么德行？”阿初问。

“不可一世。不，自以为是。”汤少礼说。

“你们长得太过相似。”夏跃春说。

“是啊，太相似了，有一种恐惧感。”阿初说。突然，阿初的手抖了一下，因为，他看见了一张阿次和荣华在一起逛街的照片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他立即把照片装回信封。

原来如此。怪不得老余会认错人，原来他们是一路人。

“你打算怎么跟你弟弟说？”夏跃春问。

“先请他喝茶。”阿初有些答非所问。

“还在这里？”

“不，这里太闷了，找个清静点的，离沪中警备司令部近一点的茶室。”

“那里有间英国茶室。”夏跃春说。

“不错啊，就选那间茶室，明天下午四点，请他喝下午茶。”

“不过，我听说令弟可是从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，他是不是也要坚持喝日本茶啊？”汤少礼笑起来，“要不要，我提前赠送一篇‘同室操戈’赋啊？”

“你看他幸灾乐祸的样子，想看你们兄弟争锋。”夏跃春从汽车的后视镜正好观察到汤少礼得意扬扬的嘴脸。“听说你弟弟很傲气，会俯首听命于你吗？”夏跃春问阿初。

阿初“嗯”了一声，说：“自古来，长兄如父，父死从兄。由不得他不听。”

“令弟倘若不肯受教呢？”汤少礼问。

“那就打到他受教为止！”

“这么厉害。那当你弟弟惨了。”夏跃春说。

“开车吧，这么多话。”阿初把后视镜摁下来，懒得看汤少礼那张笑歪的脸。

白玫瑰舞厅。伴舞女郎的大照片挂在舞厅的入口处，照片底下摆放着“某某公子赠送某某小姐的花篮”，花团锦簇，煞是热闹。

辛丽丽的半张脸在亮光里带着明媚的笑容，另半张脸隐藏在黑影里，让你捉摸不透她笑中的酸涩，她的额头、她的秀发、她流畅优美的鼻线恰到好处地映在明暗交界的地带，给人以美的遐想，令人回顾，流连忘返之，悠然向往之。

阿初和夏跃春、汤少礼一起漫步在舞厅狭长、明亮的走廊上，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舞女们的照片和简介。

舞厅的化妆间里，和雅淑像往常一样打开了胭脂水粉盒盖，她用粉扑轻轻沾着胭脂，朝自己的手心里点染，她专心致志地调着粉色，手心里的香粉点染成一朵雅致而又不失绚丽的花。

舞池里的音乐吹了进来，仿佛在催促雅淑上场。雅淑心中积攒的薄薄的凄凉，渐渐地在靡靡之音中放散了，化成了嘴上涂抹的厚厚的胭脂。她的红唇娇艳欲滴，充满了亮彩，活像夜里偷饮了蟾宫仙露的玫瑰花瓣，晶莹通透，色香合度。

她下意识地站直了身体，在化妆镜前扭了扭腰肢。她穿着一件白色玫瑰旗袍，胸脯丰实，线条突出。旗袍的丝料极其柔滑，手感极佳。镜子里呈现出的华丽优美的形象，就是过去的雅淑另一面。她做了舞女。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堕落。

她要上场了。

白玫瑰舞厅三个月前已经成为杨慕初名下的产业了。阿初接手帮会后，连续关闭了三家财务公司，终止了高利贷业务，把有限的资金全部投入到餐饮、娱乐行业来，扩大经营规模，让从前见不得光的社团成员，重新衣冠楚楚地走到阳光下。

阿初做人、做事的原则是诚己利己，信以待人。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社会责任感，自始至终引导着他的行为。所以，他对社团里的人，择而用之，想方设法保住他们的饭碗，不再刀口舔血，同时也保证他们对自己绝对忠心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将士用命。

舞场大班知道老板带着贵客来了，一溜小跑地跑过来，一人送给他们一沓舞票。然后，恭身后退。阿初走在玫瑰走廊中间，什么“黑玫瑰”、“黄玫瑰”、“红玫瑰”等等小姐的照片在阿初游走的目光下，一幅幅暗淡下来。

突然，阿初听到了汤少礼的怪叫声。“阿初，你完了，你完了。”汤少礼还在继续叫喊。

“怎么了？”阿初问话的同时，也赫然呆住了，难以掩饰脸上的惊诧。他看见了和雅淑的大幅旗袍装照片，色调华贵，仿佛油画。

雅淑高贵而清冷的神情笼罩着整个色彩，她高高在上，就像幽居在天庭的少女突然被谪下红尘。她并不具备妩媚与冷傲之间的平衡能力，以至于她的笑靥很僵硬。她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至今尚未在混浊的暗夜中淘洗干净，她的眼睛在暖光的刺激下，显得异常感性，而且无所顾忌。让人有一种想把她从画中剥离下来的欲望。

“阿初，你说荣家大少爷要是看到雅淑在你的舞厅里做舞小姐，他会怎么样？”汤少礼注视着阿初的表情。

“这个玩笑开大了。”阿初自言自语。

“所以说，我说你死定了。”

“这位小姐想必出身贵族，”夏跃春说，“这气质是学不来的，可惜流落了。”

“‘流落’必然导致‘堕落’。以自己的姿色来拯救自己的经济，心甘情愿向金钱献媚，也许这才是真实自然的她。不知夏兄和杨兄以为然否？”汤少礼兴致不减。

夏跃春心中已猜到八九十分，这朵盛开在舞池的白玫瑰与眼前的汤

一触即发(下)

YI CHU JI FA

少礼、阿初一定有着某种微妙的关系，倒不好直言点破，恐伤了二人的面子。于是，微笑地应付了汤少礼一句：“汤兄所言，颇可细味。不过，小弟一言不敢赞。”

“虚伪。”汤少礼笑骂。

“情有可原。”阿初说。

“你说情有可原？”汤少礼表情丰富地怪叫一声，“你认为她宁可做一个荡妇，也不肯嫁给我……”汤少礼突然看见夏跃春的笑眸，果断地把话噎回喉管，吐出一口肮脏气来，说：“像我一样的上等人，是情有可原？”

“青楼女子不见得个个都是荡妇，遁入佛门的鱼玄机不一样艳帜高张？”阿初反驳汤少礼的话，“做舞女也是一种求生的方式，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，仗着父辈的福荫，成天票戏、吸鸦片、跑马、逛舞厅，做社会的寄生虫。”

“我票戏，是昌明国粹。”

“吸鸦片呢？也昌明国粹？”阿初不依不饶。

“我，鸦片是洋货，我吸鸦片是、是……”汤少礼满脸通红。

夏跃春打个圆场，说：“是融化新知。”

“对，融化新知，你懂不懂？”

“我不懂你们这些公子哥的闲情逸致，我只知道，一个人牺牲自尊，靠卖笑赚钱，也是需要勇气的。我为雅淑感到难过。”不仅仅是难过，还有一丝淡淡的忧伤。为雅淑的生存环境，为雅淑的屈尊降贵，为雅淑曾经的笑靥和泪水。

雅淑落到今天这一步，自己也是有责任的。所以，自己必须为雅淑做点什么，不仅仅是为了荣升的面子，也包含自己的歉意。

“舞票给我。”阿初对汤少礼伸出手来。

“干吗？”汤少礼愕然。

“给我。”阿初几乎是抢过来的，“从现在开始，她不做了。”他撕毁

舞票。

“你滥用职权。”汤少礼不忿。

“就算是吧。”阿初说。

“上海是自由世界。”汤少礼不肯善罢甘休。

“你去请她跳舞，无疑是羞辱她。”

“她肯出来做，就会想到有今天。”

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

“我不守伦理秩序，你的金科玉律对我不起作用。”

“你是不是想看她在你面前，再寻一次死？”阿初这句话威力十足，汤少礼听了果然收敛了气焰，泄气地说：“你威胁我？”

夏跃春主动把自己手中的舞票还给了阿初，拍了拍汤少礼的肩膀，说：“你想跳舞，换一家。我陪你。”

“今晚的一切开销，我付钱。”阿初说。

汤少礼半推半就地在夏跃春的好话里下了台，阿初叫人送他们去了百乐门，自己顺着走廊，来到舞池。舞池底灯光暗淡，十几对男女在舞池翩翩起舞，舞女们身上的香水流溢在闪烁靡丽的华灯下，阿初看见了雅淑。他的心忽然有了刺痛的感觉。

和雅淑穿着高领旗袍，从脖颈到前胸裹得严严实实，雪白的胳膊却刺目地裸露在灯光下，她的眼神犹如梦一般凄迷婉转，带着落花的矜持，带着悲凉的自尊，踩着梦幻的节拍，肢体疲倦地重复着机械的动作，舞池中仿佛赋水染了花腥，萍飘蓬转，不时溅起凄美的浪花。

突然，阿初和雅淑四目相遇，刹那间舞池中的“玫瑰”开始颤抖，阿初甚至能听到她那颗簌簌颤动的心，阿初的歉意和雅淑的战栗一瞬间糅合成哀怨的乐曲。

雅淑猛地垂下眼睑，晶莹的泪夺眶而出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惶恐瞬间压迫住雅淑的心魂。她忽然又想到，阿初会是怎样的表情？她想知道，于是，她抬起头，几秒钟的工夫，她找不到阿初了。阿初仿佛是夜

一触即发(下)

YI CHU JI FA

间过路的流萤，一闪而过。是梦吗？雅淑在想，她暗守着内心的孤独，残梦初回般地旋转下去，再旋转下去。

阿初刻意避开了雅淑的目光，他有些魂不守舍地走到后厅走廊，随意地推开了走廊拐弯处的一扇门，他听见有女人的尖叫和低笑。

“我以为你把我忘了。”辛丽丽对着穿衣镜正穿舞裙，一个小舞女正蹲在地上帮她理裙摆，她雪白的背正对阿初的视线范围，鲁莽的失礼和适意的娇羞浑然相聚，阿初条件反射似的转过身去。

“装什么蒜啊，姓杨的，难道你没见过我没穿衣服吗？”辛丽丽优雅地转动身子，向他就地屈膝，行了一个漂亮的欧洲宫廷礼，并娴雅地伸出手来。

阿初就势握住她的手，牵她起身。他没有亲吻她的手背，因为他穿着长衫，自己总觉得不伦不类。还有，就是因为丽丽的那句话，很明显，她认错人了。

小舞女拎着丽丽的长裙，躬身先退出去了。

“帮我拉上拉链。”丽丽说。阿初有些尴尬，习惯地左右看看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丽丽问。“您很美，美得令人不敢轻慢。”阿初答。

丽丽笑了：“怎么你如今也学会恭维人了？”

阿初替她拉裙链，他的手无意间触摸到她的肌肤，他敏感地收回手去，不经意的躲避，反让丽丽感到他的异常，丽丽立即警惕地往后一撤，不信任的目光在阿初身上打量，大约半秒，她已经确定了眼前人不是阿次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你在等谁？”阿初反问。

“我在等我的朋友。”

“我也是你的朋友。”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你猜猜。”

“杨先生？”丽丽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顺着他的意思猜。

“聪明。一猜一个准。”阿初坐了下来。

“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们并不认识啊，杨先生。”

“哦，老板来看看自己旗下最优秀的员工，好像并不需要提前预约吧。丽丽小姐？”

“哦？”丽丽调皮地拉长了声线，“原来阁下就是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初先生，初大老板？小女子失敬了。”

阿初纠正一句：“是杨先生，杨慕初。”

丽丽秋波一闪，她对这个名字感到更加好奇。

“杨先生斯斯文文，不像是做这一行生意的。”

“彼此，彼此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看您也不是吃这行饭的人。”阿初的这句话带了省略性的暗示，丽丽缄口不答了。某种默契在半带试探半带调情的间隙蔓延开来。

“您是特意来会我的？”丽丽问。

“不是。机缘巧合。”

“您抽烟吗？”

“谢谢，我不抽烟。”

“是吗？”丽丽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，“您不介意吧？”

“随意。”阿初说。

辛丽丽笑着点燃了一支烟问：“跳舞吗？我请您。”

“谢了，今天晚上我很累。”阿初突然想到和阿次见面的事，眼前不就是一个现成的联络官吗？“给他打个电话吧。”阿初直截了当地说。

“谁？”

“你的情人。”

“我的情人不止一个，您指的是哪一位？”辛丽丽吐了口烟圈。

“跟我长得很相似的那一位。”阿初说。

“跟您长得很相似？相似到什么程度？”

“一模一样。”

“您信吗?”

“你刚才不就是把我当成他了吗?不然,你干吗在我面前换衣服?”

“那是因为,我想勾引你。”丽丽依旧笑。

“你说,姓杨的,难道你没见过我没穿衣服吗?我的确是第一次看见你……”阿初停顿了一下,说,“换衣服。”

“您,干吗要见他?”丽丽很好奇,“您可千万别告诉我,您是因为嫉妒。”

“为什么不呢?”阿初随手从花瓶里取出一枝红玫瑰,献给丽丽。彼此轻贴面颊,阿初低声说:“您很迷人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阿初走到门口,说:“明天下午两点,我在英伦茶室等他。不见不散。”

“您认为我一定会打这个电话?”

“是的。您没有理由拒绝我。”

“您到底是他的什么人?”

“亲人。”阿初出去,关上门。

喧嚣的音乐扑面而来。阿初听见舞池里传来的放肆的笑声,他分辨不出来那笑声是否出自雅淑之口,他觉得很不舒服,他叫来舞女大班。

“先生,您有什么吩咐?”

“那个,和……和?”阿初突然有点别扭。

“您说,雅淑小姐?”

“对。”阿初定了定心神,“她做了多久?”

“两个月。”

“她自己来应聘的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,你跟她平常关系怎么样?”

“一般。”

“你试着问问她，有一家证券交易所需要一名工作人员，薪水不错，你问她有没有兴趣做。如果她愿意，你立即告诉我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大班欲走。阿初突然拽住他，说：“不要告诉她老板关照的。一个字也不要提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

“OK。”阿初松开手。

阿初的贴身保镖刘阿四走了过来，他看见大班离去。

“有事吗，先生？”

“没事。阿四，你上次说替少爷的朋友在梅花巷看房子，那地段还有空房子没有？”

“有啊，梅花巷很偏僻，不过，空气很好。”

“你带我去看看。”

“现在？”刘阿四很诧异。

“走。”阿初说着，径直向前去。刘阿四跟上几步，又退回来，从门口的服务生手上接过阿初的风衣和围巾，再跟出去。

宽阔的长街，黄色街灯闪烁，杨慕次开着一辆吉普车驶过，他把车停在华美书店的门口，熄了火。华美书店的窗子半开着，荣华伸出半个头来，跟慕次打了个招呼。慕次下车等待，不到三分钟，拎着行李的荣华和共产国际的特使下了楼。

杨慕次从荣华手中接过行李，荣华替他们简单介绍：“这一位是共产国际的特使丛锋先生……这一位是负责您在上海会议期间安全的……”

荣华话还没说完，丛锋已经冲上来和慕次热情拥抱了，而且久久不愿松手，慕次异常尴尬。他用眼神提示荣华替自己解围，荣华一时也无所适从。

“阿初，见到你真高兴。”丛锋激动地说。

“您，您认错人了吧？”慕次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我是丛锋啊，你仔细看看。”丛锋终于松了手，“虽然我化了装，可是，你也应该认得啊。”丛锋脱了礼帽让慕次认，慕次摇头，丛锋忍不住给了慕次一拳，说：“不是吧？回来才一年多，连我都不认得了？难怪丛惠说，郎心似铁。哇，你帅多了。不过，少了几许飘逸和清雅。”

“我……”慕次不知道怎样跟他说，“很抱歉，我不是您说的那位阿初，您真的认错人了。我叫杨慕次，是这次中央特委扩大会议专门负责保证您安全的。初次见面，不周之处，请见谅。”慕次伸出手来。

丛锋很诧异地伸出手来，两个人握手。心情各有不同。他们三人很快上了车。

“我们暂时把您安排在梅花巷五号居住，那里虽然偏僻一点，不过，交通很方便，四通八达，开会期间，我会装扮成您的太太，为您护航。我们不希望您会议期间跟任何朋友联系或者是交往，当然，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考虑。您必须配合。”荣华说。

丛锋点头。荣华伸手拍了一下慕次的肩，慕次专心致志地开车，头也不回地从副驾上拿了一包东西递给荣华。荣华打开包，丛锋看了一眼，里面有美国永备牌电池、美人牌香粉皂、毛巾、牙刷、杯子等等。

“我带了洗漱用品。”

“但是，你不能用，我们不能让人知道你是苏联来客。”

丛锋说：“洗漱间是私人地带。”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”慕次插话。

“你们是情人吗？”丛锋锋芒一指。“不是。”荣华回答得很干脆。

丛锋说：“你们很默契。”“工作需要。”荣华说，丛锋淡淡一笑。他看着车窗外，一排残梅疏影，枯淡瘦劲，显得萧萧寥寥。

车子驶进梅花巷。

梅花巷7号，杨慕初的车停在门口，他独自下车看房子，叫阿四在门外等。

小院很荒凉，杂草蔓生，月光下，草随风动，平添阴森之气。不